



云起云落念父亲

□冉崇容

接连下了几天的雨，天终于放晴了，空气里还剩一点润。我上楼顶碰运气。

湛蓝的长空干干净净地铺展开来，大朵蓬松洁白的云絮一团团舒展着飘荡，厚薄交错，丝丝缕缕的云痕被清风揉开，悠悠地漫过天际。

看云这件事，没人教过我。日子久了，慢慢也就有了些门道。澄澈湛蓝的天空底子上，一大团蓬松硕大的白云兀自向上生长，层层叠叠簇拥着，软软糯糯的，憨态可掬。阳光轻抚云朵顶端，让云絮亮得温柔洁白，下半部分却漫开淡淡的灰影，轮廓弯弯曲曲，自然而然勾勒出俏皮的模样，像一个小家伙仰着头，慢悠悠地走。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去父亲工地上坐斗斗车。那其实是一辆装石头的手推车，两个轮子，铁皮车斗。刘叔叔总让我在石堆旁边等着，等他把运来的石头倒空，就抱我坐进空斗里。我蹲在车里，一颠一颠的，别提多高兴。父亲就在不远处的路边，手里攥一把大铁锤，把青石头一块一块砸碎。他砸一阵歇一阵，砸够了就站起来，走到铺开的路面跟前，碎石已撒了薄薄一层，白花花，等着再覆一层沙上去。他指给我看，说等沙撒完，压路机来回碾几趟，路面就结实了，以后车子走上去就不颠了。

我蹲在旁边不出声。他回头看我一眼，抬手用拇指揩掉我鼻尖上一粒灰，说：“扎脚的路才经得住车跑。柏油路滑溜溜的，底下也是石头垫出来的。”说完又抡起锤子，砸了两下，停了停，补了一句：“人也是一样的。”他说话时，头顶正有一朵云被风撕开，露出的那一面是暗的，像兜着什么没落下来。

收了工，父亲擦擦手，走到路边那辆旧自行车旁，从后座解下一个绑着的油纸包，说是邱鸭子。那天傍晚的云已经不一样了，蓝天铺展着辽阔的底色，一大团蓬松厚重的云絮悬浮在楼宇之上，落日的柔光为它染上一层温柔的粉橘，层层叠叠鼓鼓囊囊，像一大块绵软的粉色棉花糖。而我们三个孩子的心思已全在那包鸭子上了。

油酥鸭是谁发明的？我不知道，只记得大家叫它“邱鸭子”。自从父亲把油纸包给母亲后，二妹三妹就跟着母亲的大腿转。母亲去地里扯红薯秆，她们一摇一摇地去地里；母亲去舀水，她们跟到水缸旁；母亲去拿刷锅的竹把，她们就在灶台前一字排开。母亲一边忙活，一边不停地说：“莫把我缠到起！跌倒了！”母亲变成了一只行走的卤鸭。我在灶间烧火，用火钳夹了柴火不断往灶里推。母亲大喊：“猴女，你推这么多的柴进去，堵起啦！”火熄了！母亲气呼呼地嚷，“书读串皮了吗？连火都不会烧了！”堂屋里，父亲的歌声慢悠悠地传来。母亲后来的一通数落记不得了，但鸭

子的香却从鼻子贯穿到了脚板。母亲把红薯秆焯了水，用鸭子表面的油裹了一下——那回的红薯秆也格外香，第二天清晨那滋味还在嗓子眼儿里转。

云暗了。层叠着铺满整片天空，云团簇拥翻涌，大块的积云凹凸起伏，暗沉的墨灰色漫过天际。云层缝隙里透出微弱的天光，光束穿透浓厚的云雾，隐隐洒落下来。

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在医院，冬天。他靠在床头，胸口贴着的线连到床头的仪器，嘀嘀嗒嗒地响着，声音不大，一直没断。窗户半开着，外面是条快速路，车流没断过。他看了好一阵，说那条路的排水做得好，底下有暗沟，多大的雨也积不住。又说，我们那会儿哪有什么暗沟，全是石头，一锤一锤敲碎了铺上去，一下雨满地泥浆。说完停了停，喘了几口，声音低下去：我这心脏不行了，堵了好多年。我没接话。窗外，车尾灯在快速路上拖出一道红痕，拐了个弯就不见了。他又说，养路的人哪有歇的时候，坏了补，补好了又坏。说完望着窗外，车一辆一辆过去，目光跟出去很远。

关口那边有一朵云，还没全黑，带点紫，紫色里透出国立音乐学院一角红墙，旧旧的。

古镇的灰墙红瓦，挨着挤着，顺着山坡一层一层叠上去。楼顶的塑料桶和泡沫箱子里栽着小菜和绿植，没人管，长势倒不差，绿的自然绿着，该长的也长了。

我该下楼了。抬头又看了一眼关口，一片新云正往山脊那边沉，边沿还亮着。我转过身，往楼梯口走了两步，又停住。天边最后一抹紫也沉下去了。风从关口那边吹过来，有一点潮，像是云里蓄了很久的水气，终于松动。我没有再回头。

（作者单位：重庆市沙坪坝区巴师附小）

窗外那片绿地

□秦本裕

冬日的风，像一把钝刀子，卷走了枝头最后几片枯叶，也带走了草儿最后一点精气神。在这灰蒙蒙的调子里，窗外的“野猫”也悄无声息地走了，仿佛从未出现过。

这野猫不是猫，而是黄鼠狼，乡下人图省事，都这么叫。

我家在苎溪河畔。推开窗，脚下是长长的石阶梯，一级级向下，直通宽阔的滨江路。从滨江路那根老桥柱的缝隙里穿过去，能连接到苎溪河末端那片绿地。那片绿地，春天草芽嫩得能掐出水，夏天柳树垂绦钓着小鱼，秋天芦苇荡藏着野鸭蛋，是城里人早晚散步、钓鱼和遛鸟的好去处。

记忆被拉回到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空气里浮动着泥土和野草的芬芳。老伴推开窗户，一股清新涌入。

“老头子，快看好多野猫呀！”

我睡得迷迷糊糊，眼皮沉得像坠了铅，心里有些不耐烦。

她在那头急吼：“快起来，真的好多野猫。”

被她吵得没法，只得趿拉着鞋走到窗边。这一眼，差点让我以为自己还在梦里：窗外那片熟悉的绿地中央，赫然立着几只“野猫”。这简直是奇迹。它们身形修长，棕黄色皮毛在阳光下泛着缎子般的光泽，脑袋正机警地转动着。最惹眼的是那条蓬松的长尾巴，几乎占了身长的三分之一，像一把毛刷子，时而高高翘向天空画圈，时而贴着地皮轻轻一扫。它们在空坝里追逐打闹，那灵动的姿态，可爱到了极点！活了大半辈子，这还是头一回看见如此壮观的野猫聚会。

我决定试着和它们做朋友，于是一个计划在心里成

型。每天清晨，等“野猫”一进入那片空坝，我就从窗口小心翼翼扔下鱼片和鸡骨头。起初，这举动无异于投下一颗炸弹。鱼片“啪”地一声砸在地面，胆小的它们像弹簧般弹起，瞬间钻进杂草丛，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气馁，第二天，把食物放在离绿地三米远的石凳上，自己则退进屋里，隔着纱窗观察。过了许久，那只领头的、身形稍大的黄鼠狼，试探着从砖堆后踱了出来。它走走停停，鼻尖在空中翕动，最终停在食物前，小心翼翼闻了闻，又迅速缩回。几分钟后，它似乎确认没有危险，迅速叼起一块，转身钻进草窠。第三天，我胆子更大了些，甚至试着学了一声家猫的“咪咪”。声音发颤，像刚学语的孩子。领头那只，竟停下咀嚼，缓缓抬起头，一双黝黑晶亮的眼睛直直地望向我，尾巴尖轻轻晃了晃，像在回应。我赶紧扔过去一块鸡骨，它凑过去闻了闻，竟没躲开，慢悠悠地啃起来。

从那以后，每天的“投食仪式”成了我雷打不动的节目。我变着花样给它们带去好吃的东西：清蒸鱼最肥美的肚皮，烤得焦香流油的鸡腿，中午刚做的红烧肉……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墙，轰然倒塌。它们不再怕我，甚至开始“认人”。领头的那只，后来我管它叫“大个子”，会直接蹲在我脚边，等着我放下食物，它才低头享用。有一次我蹲下来，想看得更真切些，它竟凑近嗅了嗅我的裤脚，那微凉湿润

的触感，像一阵春风拂过，痒痒的，直抵心田。

在这偌大的城里，能和这样一群野生的小邻居，在咫尺之遥，建立起一种互信、和谐的默契，是我那段时间最幸福的收获。

可惜好景不长，五月的一场连绵大雨，让苎溪河的水位节节攀升。我家窗外那片承载着无数清晨欢愉的绿洲，开始一点点被浑浊的河水吞噬。“野猫”也来得越来越少了。第一天，它们还在岸边徘徊，望着被淹没的空坝，似乎在迟疑。第二天，领头的“大个子”试着蹚过浅滩，却被一个浪头打湿了尾巴，慌忙缩回，再也不敢向前。第三天，它们彻底不见了。

空坝还在，草窠还在，可那群灵动的身影，连同它们“簌簌”的脚步声，一起消失了。

站在窗前，望着那片被水淹没的、曾经充满生机的绿地，我心里空落落的。但心底更多的期盼却在酝酿，期盼着苎溪河的水位回落，期盼着那片绿洲再次露出水面，期盼着那熟悉的身影能再次穿过滨江路的早桥，准时出现在窗外，用它们蓬松的尾巴，扫去我们心头的尘埃。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交通委退休干部）



能懂的诗

雁门关(外一首)

□邹仁波

游雁门关，还得从南门进北门出才能听到雁门山吟咏雄奇豪迈的诗歌这里是长城勾连苍天的地方周朝的古风，是特别的通行证

雁门关的每一块青砖都在向我讲述马蹄声里的千年回响它们以“中华第一关”的姿态昂首用满身的伤痕，泄露了人心的惶恐

在那镇边祠的香火里我看见李牧的塑像，背着太多的阴影忠诚太重了，恰如雁门山的石头杨家将的碑文，模糊又清晰像是一幅被时间侵蚀又修复的壁画只留下传说里，那几声悲壮的呐喊

我走过明月楼，脚下的古道消瘦天空掠过的大雁，如匆匆过客它们不懂边关，不懂昭君出塞时的回眸它们只把翅膀当作剪刀，一下一下剪断了这关内关外的云烟

游客们一笔一画给城墙涂抹古铜色游人尽散，只有我和风还在此守候守着一个无人不知的黄昏把这座关隘，三千年的明月守成茫茫天地间，一位身披铠甲的，孤胆英雄

鹤雀楼

沿河西行，去蒲津渡寻铁牛它被浊浪剥蚀的躯体全身的缝隙灌满千年风沙也曾挽住盛唐浮桥，维系秦晋五百年的血脉

两公里外，鹤雀楼顶王之涣的目光还在催促着“更上一层楼”登到最高层时，明珠成了仓皇的落日北风质问我浮夸的回声

俯瞰之下，黄河是一条厚重的铁链一头拴着坚定的铁牛，一头勒紧我的双足这四面穿堂的浩荡长风掀翻没有压舱石的躯壳易如反掌

我不再向苍天奢求虚无的梦想真正的攀登，不是跃上云端，追逐星辰一只从远古飞来的鹤雀停留在飞檐上——我愿昂首，做地基下一粒坚硬的泥沙抑或是力拔山兮的英雄——那拔地而起的楼阁和盛唐气象才敢在狂风中雄踞，不倒，不朽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四面山秋韵

□罗安会

四面山的秋，是挂在天上的月亮刚磨亮，就照着大娄山的脊梁头道河还没醒，山路先亮起星星——是赶场人的手电

扁担一颤，把夜撞出个口子南瓜沾着泥，土鸡在笼里扑腾“扫码”一响，天就彻底亮了日子慢，慢到刚好够喝一碗粥

雨来之前，山只是忍着溪水细成线，石头露出赭红骨头雨一走，二台山上才开始说话枫树举小火把，银杏撑金伞松柏站得笔直，一句话不讲我喊了一声，松果扑簌簌往下掉

顺便，把头顶那块新亮的地方晾在龙潭湖吹来的风里山一静——秋，就懂了韵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